

水果猎人

关于自然、冒险、商业
与痴迷的故事

[加] 亚当·李斯·格尔纳 著 于是 译



The Fruit Hunters

A Story of Nature,
Adventure, Commerce,
and Obsession

62

新知
文库

水果猎人

关于自然、冒险、商业
与痴迷的故事

[加] 亚当·李斯·格尔纳 著
于是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果猎人：关于自然、冒险、商业与痴迷的故事 / (加) 格尔纳著；于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6

(新知文库)

ISBN 978-7-108-05608-5

I. ①水… II. ①格… ②于… III. ①故事—作品集—加拿大—现代
IV. ①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0988 号

责任编辑 徐国强 孙 玮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康 健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2

字 数 240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目 录

序言 要怪就怪巴西	1
导言 不为人知的水果世界	7
第一部 自 然	23
第一章 野生、成熟、多汁：水果究竟是什么？	25
第二章 夏威夷，顶级异国风味	42
第三章 水果如何塑造我们	60
第四章 珍稀水果全球联盟	76
第二部 探 险	97
第五章 深入婆罗洲	99
第六章 素果人	117
第七章 女人果	140
第八章 肮脏交易：水果走私	159

第三部 贸易	181
第九章 市场秘闻：从葡萄苹果到枸杞	183
第十章 非洲奇果蛋白：奇迹果的故事	213
第十一章 海量大生产：关于甜蜜的地理政治学	230
第十二章 全球四季常夏	252
第四部 迷狂	271
第十三章 保护：水果激情	273
第十四章 水果侦探的典型案列	290
第十五章 异世界接触	307
第十六章 硕果累累，抑或，创造的热望	322
致谢	335
延伸阅读	337

序 言

要怪就怪巴西

我们在此收获你们衷心渴求的珍奇水果；
来吧，沉醉于异域甜蜜。

——夏尔·波德莱尔 (Charles Baudelaire), 《航游》

里约热内卢植物园。我揉着眼里的沙子，跌跌撞撞下了公车，穿过园外的一排爱奥尼亚式大立柱，走向入口处。一条土路通向温室。王棕 (royal palm) 林立两旁，树荫遮天，仿佛天主教堂的伟岸穹顶。

一条荧光绿色的毛毛虫穿过前方小路，像根热狗似的扭动。百足虫里的巨人啊！它身躯起伏地挪向橙色塑料垃圾桶，那只桶早在酷热中变了形，我忍不住咔嚓咔嚓拍起照片来。走进植物园后，我看到了一尊被世人遗忘的植物学家的半身像，一滴树液从他的前额淌下来，像一滴错位的泪。

我坐到小湖边的长凳上休息，湖里满浮睡莲绿叶。科科瓦多山顶的基督像只剩了一尊模糊的剪影。本来，我以为里约热内卢是仙境，到处都有波萨诺瓦音乐、天堂般的海景，但事实并非如此。在

南部的依帕内马，无家可归的小孩俯身睡在错落不平的马赛克人行道上。蓝烟缭绕在贫民区旁的污水河上。我拍到的唯一一张好照片是躺在暮色沙滩上的黑狗，白沙如雪，海如蓝玉，粉紫夕阳，围在中央的狗好似不祥的污点。

我尽力不去想家。祖父刚刚过世。父母的婚姻正在瓦解。至交好友的躁狂抑郁症反复加重，又染上毒瘾，犹如身陷恶战。最亲密的好友被确诊罹患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后企图自杀，尚在康复之中。最糟糕的是，我谈了八年的女朋友正和新恋人在欧洲欢庆新年，那家伙是个法国大兵。

头顶上传来一阵咯咯声，在我听来犹如嘲讽，仔细一瞧，窥见一对巨嘴犀鸟在接吻，色彩艳丽的鸟喙彼此贴近。突然，旁边有棵树狂躁地晃动起来。两只翘尾巴、白胡子的猴子正忙着捉迷藏呢。有只猴子俯瞰了一眼，跳到半空，蹿上了另一棵树。照相机跟踪、放大，透过取景框，我发现有样东西很古怪：枝干上鼓胀的芽孢酷似马芬纸杯蛋糕。

我摘下一只“马芬”，像一块褐色的木头，好像在180℃的黄油盘上多烤了两个小时。说它烤过头，不只是因为它硬得像石头，也因为中间都空了，好像有人把它从里到外翻过来，把瓤都舀光了。果皮内侧有刮擦痕迹，还有两三条纤维质的茎脉。我很好奇，不知道这内里空空的甜点本来藏着什么馅儿。

根据树上挂的名牌，它的大名叫作大花正玉蕊木（sapucaia），俗称猴瓢树。季节一到，树上的纸杯蛋糕就胀大，里面裹着六七颗种子，形状像橘子瓣。果熟蒂落时，这些种子就从底部爆出去，散落在地面上。有些小猴子没耐心，常常等不及果熟就把拳头捣进没发育完的小“马芬”，抓了满满一手的小种子。可是，猴子的认知官能不够发达，它们不能理解必须先放开种子才能拔出爪子，

所以它们只能拖着“马芬”晃荡好几英里，活像被“猴瓢牌”手铐铐住了。

在英语里，猴瓢果被称为“天堂果”（paradise nut）。这个美名能追溯到欧洲人发现新大陆的时代，因为他们自认为发现了天堂所在地。16世纪，法国探险家让·德勒瑞（Jean de Lery）宣称自己在巴西一片菠萝园里找到了伊甸园。1560年，葡萄牙探险家鲁·佩雷拉（Rui Pereira）向世人宣布：巴西就是地上的天堂。

假如我不能在巴西找到天堂，或许能找到天堂果吧。我走到公园外的一家杂货铺。有没有猴瓢果卖？店里的伙计摇摇头，又递给我一枚巴西坚果（Brazil nut），照他说，和猴瓢果差不多。一口咬下去我就惊呆了，软嫩香甜，带着椰奶味，可比小时候沉在圣诞节糖果碗底的那些奇形怪状、砸都砸不开的果子好吃多啦！

超大的菠萝、甜瓜和串串香蕉从天花板的网格上悬挂下来。我摘下一枚酪梨苹果（cashew apple），模样酷似一只愤怒的红椒，顶着一颗半月形的坚果。绿色的酸野果坎布希（cambuci）简直是B级片^①里飞碟的缩小版。台球大小的番石榴（guava）香得不可思议，我买了些回去，直到我离开巴西时，酒店房间里还有余香飘荡。

一路走向海滩，我也一路吃，包里装满了杂货铺伙计推荐的宝贝，每个名字都找不到英文里的对应词。当牙齿深陷到深红色、梨子似的蒲桃（jambo）果肉里时，好像突然陷入了甜味泡沫塑料里，耳目一新啊！黄晶果（abiu）长得像柠檬，透明的果肉像

① B级片即拍摄时间短暂且低制作预算的影片，布景简陋，道具粗糙，经常是与牛仔、情欲、黑帮、恐怖、神怪、科幻有关的剧情题材。——译者注，全书同此，不另注明。

胶质，口感既像水果软糖，又像加拿大传统法国餐厅里的焦糖蛋奶。有个手提弯刀卖椰子的小贩看到我犹豫不定地小口啃着百香果（maracuja）的苦皮就过来帮忙，手起刀落将圆果一劈为二，露出薰衣草色的果籽和金黄色的果浆，再教我怎样把这碗天然鸡尾酒吸到嘴里去。

能让里约热内卢的残破街角鲜活一亮的果汁摊多得数不清，美其名曰“果汁吧”。我走进一间，心想：不知道能不能认出几种当地水果。菜单上的紫色阿萨伊巴西莓（acai berry）酷似我二年级时玩的玻璃弹珠，小伙伴们都管它们叫“噩梦”。柜台里面放着一只篮子，俨然装满了“眼球”。老板递给我一个圆溜溜的“眼球”，甚至有血丝，还有一条视神经一头悬空，另一头连着漆黑的虹膜和斜睨着我的白色巩膜。这叫瓜拉纳果（guarana），他说，一种天然兴奋剂，加在奶昔和软饮里就能让人振奋精神。我瞪着它看，它也瞪着我。

恍如被催眠的我照着街边果汁吧里的菜单，把那些水果名字抄在了笔记本上。

此刻，太阳正慢慢沉向色彩柔美的地平线。彩屑花纸漫天飞舞，仿佛要给大地铺上一层热带雪。我差点儿忘了，这天是除夕。海滩上聚满了痛饮狂欢的人，都穿着白色衣物。很多人都是从山边贫民区来海滩欢庆的，一路扛着马库姆巴^①的雕塑。他们点燃蜡烛，用彩带装点花瓣，祭献形变莫测的海神。祷告声在海面起伏，大海也仿佛捧着供品在跳舞。

我低头看着“水果清单”，默默背诵那些名字，不经意间，跟

^① 马库姆巴（Macumba）是一种巴西黑人的宗教仪式，源自非洲，结合巫术、歌唱和舞蹈。

上了近旁鼓乐的巴图卡达节奏。念念有词仿佛诵咒，我闭上眼睛，感受心田的平静。那一刻，我忘却了一切。我忘记了自己的名字，也忘记了自己为何到这里来。我仅仅知道——abacaxi、acai、ameixa、cupuacu、graviola、maracuja、taperebá、uva、umbu^①。

① 都是巴西水果的原名，多为葡萄牙语，依次为：菠萝、巴西莓、李子、古朴阿苏果、牛心果、百香果、塔巴瑞巴果、葡萄、绿玛瑙果。

导言

不为人知的水果世界

嘿，你知道亚当享了什么福，那是国王和王后永远得不到、
没法得到，甚至不知道的好东西。

——啸狼乐队^①，《慢慢下沉》

人类和水果神交已久，有一种理论恰能证明我们之间的共通点：生物自卫本能（biophilia），或曰“生之爱”。这个术语是由心理学家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在1964年创建的，用以表述生物拥有生命和成长的天性。这一假说指出：面对死亡时，有机体可以通过接触生命系统来维护自己的生命力。后来，生物学家援引了这一术语，指代人类与大自然之间有精神性连通，并具有改变生命形式的倾向。“我们的存在依赖于这种习性。”哈佛大学昆虫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如是说。他举了个实例作为引证，让病人待在充满绿色形象的空间里，康复速度就会大大加

^① Howlin' Wolf，原名 Chester Arthur Burnett（1910—1976），美国颇具影响力的布鲁斯音乐家。昵称“啸狼”的来由很有趣，小时候他的爷爷总是编些狼的故事讲给他听，并警告他：如果他不乖，狼就会把他叼走。

快，科学家们由此推论，生物自卫本能是一种确保互助的多种生命形态共同存活的进化机制。

在巴西，水果仿佛在呼唤我。我也作出了回应。从那时起，我就似乎无法抽身而出了。

水果看似尘俗之物，却也十分蛊惑人心。让我们先从不同寻常之处说起吧，它们的曝光率非常高。水果无处不在，在街头巷尾热得冒汗，在酒店大堂里冻得发抖，在老师们的讲台上战栗，在酸奶里凝冻着，在饮料里漂浮着，装点着笔记本电脑桌面以及博物馆的长廊。

尽管只有一小部分种类霸占了全球水果市场，其实，我们这个星球上充满了各种难以接近、被忽视，甚至被禁忌的果子。世上有口感逼近“菠萝椰奶朗姆”鸡尾酒的芒果 (mango)、橙色的野生黄莓 (cloudberry)、白色的蓝莓 (blueberry)、蓝色的杏子 (apricot)、红色的柠檬 (lemon)、金色的覆盆子 (raspberry)、粉色的番荔枝 (cherimoya)。巧克力工厂的威力·旺卡^①可没有染指大自然噢！

水果的多样化令人眼花缭乱：大多数北美人都没听说过巴西番石榴 (araca)，但亚马孙水果权威机构声称，巴西有多少海滩，就有多少种番石榴。千百万种可食植物还有千百万分支变种——新的变种仍在不停涌现，魔力豆、日落果、炮弹果、美味怪物、僵尸苹、姜饼梅、天鹅蛋梨、骷髅树瓦哈卡、刚果落花生、导火线果、蜡烛果、杂种莓、五味子、杨桃、木胡瓜、楼林果。要是哈姆雷特看到了，肯定会说：“赫瑞修，天堂人间有太多水果，绝非你的全

^① Willy Wonka，是电影《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中的一个角色，他开设了一家巧克力工厂。

能哲学所能梦想到的。”

水果世界里有许多悦耳的美名，澳洲番樱桃叫“丽裴丽”（clove lilly pilly）——尝起来和南瓜派没两样，配袋鼠肉吃最可口。存在主义者或许更中意卡缪李子（camu-camu）——串串紫色小果饱含酸酸的果汁。美味树（yum-yum tree）的果子发芽时就像蓬松的黄色掸尘帚。在某些太平洋小岛上有一种“阳阳树”（yang-yang tree），显然得名于阴阳学说。还有很多水灵灵的叠名惹人喜欢：法法（far-far）、拉布拉布（lab-lab）、纳木纳木（num-num）、佳姆拉姆（jum-lum）、劳味劳味（lovi-lovi）。

许多正经记载于植物学文献资料的名字也很逗趣，譬如镜子树（looting-glass tree），好像从路易斯·卡罗尔的酩酊幻想中逃出来的。针垫包果（pincushion fruit）仿佛披着浓雾般的白丝袍，就像定格在爆炸瞬间的小行星。在印度西北部的彭加贝，牙刷树（toothbrush tree）的果子是睡前吃的；但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牙医用牙疼树（toothache tree）的果子缓解牙疼。刚果人民对雨伞树（umbrella fruit）汁水饱满的果子视若珍宝。埃塔果（eta fruit）晶莹闪亮，模样像布丁，吃的时候要仰起脖子用嘴巴吸，就像吃生牡蛎似的。蟾蜍树（toad tree）的果实长得像青蛙，吃起来却像胡萝卜。温州蜜橘（milk orange）属柑橘科，剥开皮时会有香甜汁液喷溅，像云雾一样在空中旋舞。发财树（money tree）的果子可以给孩子当橄榄球踢。爱木苹果（emu apple^①）必须在土里埋数日才能吃。宝剑果（sword fruit）真的能让人想起月光下寒光四射的宝剑；它的别名还有“断骨树”“午夜恐怖”，就因为瓜熟蒂落时的闷响常被误以为是骷髅坠地。

① 正名为 *Owenia acidula*，楝科植物的果实，分布于热带雨林，从亚洲到大洋洲都有。

令孩子们废寝忘食的海盗故事偶尔也会提到，海盗们藏身于热带小岛时会饕餮某些不可思议的美味水果。《小飞侠》里的彼得·潘和失落的男孩们“用骷髅头盛放树上渗出的汁液和树叶”，把面包果、曼密苹果和轰轰炮弹果烤来吃。直到身在巴西，我才意识到这些水果是真实存在的。我们闻所未闻的水果多得不计其数——更不用说只有极少数人有幸品尝，我们得跋山涉水开始猎果大探险才能沾上点边儿。

在热带，小孩们吃稀罕的丛林果实就像北美的孩子吃糖果一样。就算我们学乖了，在超级市场里对某些水果退避三舍，到了原产地却会突然发现它们好吃得不得了。十几岁时我第一次去中美洲，也第一次被番木瓜（papaya）的滋味震惊了，浓香钻进口齿的每一丝缝隙，那感觉真是太棒了。可在我所生活的北美，这些果子怎么看、怎么吃都好像有点不卫生。

根据我的经验，要想吃到珍奇水果，就必须去旅行，必须去别的国度，必须带着逃亡的决心。我是在蒙特利尔城区长大的，那里的冬天几乎没有水果。13岁时，我们家搬到匈牙利布达佩斯住了几年。在住处的后院，甚至能称得上果园的那片地里，我们兄弟几个总算尝到了杏子、桃子和番茄，那之前真的从没吃过。所以，你就不难理解匈牙利语中的“天堂”（paradiscom）还有“番茄”的意思。

十年后，我在父亲的匈牙利葡萄园里吃了一颗葡萄，四五岁时的记忆顿时如潮水般回涌。那天，天蒙蒙亮，我和弟弟一起床就跑去街那头的黑猫糖果店，要去买葡萄口味的巴巴丽口香糖。父母把那家店列入“禁止入内”的黑名单——大多数糖果也是我们家里的违禁品。但我们实在难以抗拒紫色小方块的魔力以及馋嘴的渴望，于是，我俩想出一条妙计，在爸爸妈妈起床前动手就成啦。我们跑

到黑猫糖果店时，太阳刚刚钻出地平线。不用说，人家还没开张。哥儿俩就贴在橱窗上往里看，看盒装小焰火、漫画书、投币游戏机，还有那些糖果，手心里攥满了分分角角的硬币。我们拖着脚步回了家，那时候，心急如焚的父母已经报警了，警察们也开始了搜寻。恍如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野草莓》的柔光照进现实，就在那颗康科德黑葡萄（Concord grape）入口的一刹那，记忆中尘封已久的儿童出走事件蓦然重现。

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曾说，咬下苹果的一刹那，青春重现。我在巴黎时，有个阿尔及利亚出租车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形容他年轻时吃到的仙人掌果（prickly pear），整整一路他都在哀叹法国仙人掌果的味道不正，反而勾起他的乡愁，越发怀念故乡的仙人掌果有多甜。在纽约，有个批发商告诉我，他小时候在妈妈的大衣橱里发现了一枚熏衣服用的榲桲果（quince）。我问他：“之后你干了什么？”他答：“使劲闻呗。”

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写过一首诗，说的是，望着窗外小树结果，瞬间将他带回更纯洁的岁月。诗中说，他花了好几分钟慎重斟酌：到底要不要戴上眼镜，“再次去看那些细嫩红茎上的黑莓”。诗的终结没有给出答案。布莱希特将其留在暧昧的意境里，但我不能。我戴上眼镜，像普鲁斯特一般钻进虫眼里，却发现身边还有好多近视的水果癖好者作陪。

世上有一群痴迷水果的人，他们远离公众视线，非常非主流，彻头彻尾地将人生奉献给探求水果的伟业。借助于北美水果探索者协会、珍稀水果全球联盟这些民间组织，不为人知的地下水果世界就跟他们始终追随的花果神一样特立独行。“forest”（森林）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 floris，意为“外界”，却通常吸引着真正的外来者。自 1910 年始，“fruit”（水果）就被用来形容行为古怪、与众

不同的异类。写这本书，也就意味着深入了解水果书呆子、水果走私贩、发掘水果的探险者、膜拜水果的信徒、创新水果的发明家、水果警察、水果强盗、素果人，甚至包括一位水果按摩师。这些别具一格的人物也在这个星球的多样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无论从植物学还是人类学立场，都一样精彩。

水果对我们的诱引能到何种程度？参见 2002 年罗伯特·珀尔特（Robert Palter）的《玛菲公爵夫人的杏及其他文学作品中的水果》即可窥知。这本专著洋洋洒洒 872 页，试图对历代小说、歌曲、电影、诗歌及其他文学样式中出现的水果加以分类讨论，其野心和痴狂都无法按捺，实有不吐不快之势。甚至专门有一个章节，钩沉某些书中明显漏掉或缺失了的水果。

珀尔特年届八旬，是位退休的教授，曾参与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让他最快乐的事便是探讨语义暧昧的断章残诗所影射的水果——理应被冠以“蕴涵宇宙奥义”的水果——譬如大诗人安东尼·赫克特（Anthony Hecht）的《葡萄》充满了星球体和透明圆球的意象。

当他解读威廉·迪基（William Dickey）的《李子》时，几乎要把拳头解剖开来看，引用的诗句中提到李子的生长：“艰涩地挺进，春天里的一只拳头 / 薄膜淤伤的紧握的拳头 / 痉挛……”珀尔特得出的结论是，这首诗“始终意图打破传统田园诗格式紧握不放的精妙感”。

我在黄页电话本里找到珀尔特的电话，打了过去。他对人嘴的水果倒不是特别感兴趣。“到手的果子，我会为其哀叹。”他叹了一口气，在康涅狄格州的寓所接听我的电话。但过了一会儿，谈到他直到最近才第一次尝到新鲜的无花果，情绪才高涨起来：“我心想，‘不可能有这样的有机体啊——实在太过分了！’”他兴奋的声音传